



文学新观察

新数据让你读懂

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

何明星

2014年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

排名	书名	作者	出版社	收藏图书馆数量
1	解密(小说)	麦家	美国FSG出版社	686
2	黄昏里的男孩(小说)	余华	美国万神殿出版社	443
3	复眼人(小说)	吴明益(中国台湾)	美国万神殿出版社	350
4	我是中国(小说)	郭小橹	美国双日出版社	242
5	三体(科幻小说)	刘慈欣	美国托尔出版社	214
6	蒙马特遗书(小说)	邱妙津(中国台湾)	美国纽约书评出版社	123
7	最后一个情人(小说)	残雪	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	103
8	我是中国(小说)	郭小橹	英国查托·温达斯出版社	74
9	裸命(小说)	陈冠中(中国香港)	美国双日出版社	65
10	黑色狂想曲(诗歌)	吉狄马加	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	58
11	紫禁城里的冒险(儿童文学)	李建(音译)	美国纽约Better Link Press	57
12	蜃楼志(小说)	清 庚岭劳人	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	55
13	李商隐诗歌选(诗歌)	唐 李商隐	美国新方向出版社	54
14	大浴女(小说)	铁凝	英国蓝门出版社	47
15	暗街(小说)	马建	英国古董出版社	41
16	三国演义·第二卷(小说,电子书)	明 罗贯中	美国加州大学(伯克利)出版社	39
17	死亡赋格(小说)	盛可以	澳大利亚Giramondo出版公司	38
18	沙拉(诗歌)	夏雨	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风新闻出版社	36
19	娃(小说)	莫言	澳大利亚墨尔本麦高·汉密尔顿出版社	36
20	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(诗歌)	王小妮	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	32

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的翻译出版，曾经很长时间停留在大学、专业研究机构的象牙塔中。新世纪10年来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，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来，逐步深入到欧美社会的普通读者中间，成为西方社会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。而这种变革正源自于活力无限、欣欣向荣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。

2014年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译作

近些年世界出版的中国文学主题的图书品种(包括外文写作和翻译作品)，一直保持在年度700多种以上，几乎是每天两种。笔者依据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的OCLC(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, Inc.)、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)，检索出在全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，470多种语言、2万多家图书馆中，2014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已有100多种，依据影响力排名(按照收藏图书馆数量在30家以上，约为总图书馆数量的1/100强)，可以发现2014年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(含香港、台湾)已经有了20部，见表格。

进入上表目录中的20部中国文学翻译作品，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基本面貌的浓缩。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、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歌，清代小说《蜃楼志》，也有中国当代纯文学作家莫言、麦家、铁凝、余华、残雪的作品，还有新一代青年作家郭小橹、盛可以的作品，特别是国内文学新秀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也迅速上榜。从文学体裁上看，既有小说，也有诗歌，还有儿童读物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16部，传统文学作品4部。中国当代文学正在焕发出耀眼的光彩。

中外文学阅读趋势日益融合

近些年，中外文学阅读趋势日益融合，文学流派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，2014年影响最大文学译作排名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以上榜的中国当代作家为例，莫言、余华、麦家、铁凝、残雪、王小妮等都是在国内成名很早并且知名度很高的纯文学作家，因此他们的作品获得海外出版界的持续关注，特别是一些文学风格与欧美流行十分接近的作品，往往会获得额外推崇。排行榜第一名的是麦家的《解密》，之所以有如此

大的影响，正是因为契合了欧美长期流行的悬疑探秘风格的文学阅读趣味。此外，一些中国“70后”作家作品也被连续翻译出版，知名度愈来愈高。如在英国生活的北京电影学院硕士郭小橹在继《芬芳的三十七度二》、《恋人辞典》等作品之后，今年再有一部新作《我是中国》由英国查托·温达斯出版社翻译出版。而“70后”作家盛可以已经有《北妹》、《水乳》、《道德颂》等6部长篇以及《可以书》、《缺乏经验的世界》、《留一个房间给你用》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在海外翻译出版。今年上榜的是她的长篇《死亡赋格》的澳洲英文版。

电厂工程师刘慈欣在业余创作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系列，2010年中文版在国内出版面世后，获得了轰动性影响，每一部销售都超过50万册以上。《三体》在国内的影响很快引起了欧美出版界的关注，其海外版权迅速被卖断。美国托尔出版社在2014年11月出版《三体》英文版之后，迅速获得美国科幻迷的响应，在不足1个月时间里，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了214家，预计还会有更多。《纽约时报》以“《三体》为美国科幻小说迷换口味”为题刊发了书评。认为“目前美国的很多顶尖科幻小说作家摒弃传统的外星人入侵情节，更青睐反映现实世界的题材，诸如气候变化和性别转变之类”，而《三体》第一部所讲述的故事是异于地球的三体人文明与地球人互动的故事，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故事会更多受到美国读者的青睐。

碍行走，就会用锄头或镰刀把它连根刨起，扔在路旁。即使这样，它仍然无怨无悔，枝繁叶茂，无所畏惧地生长着。也许是注定一生要与贫瘠相伴，与苦涩相拼，与宝贵相隔，因此它始终与世无争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一味地默默地生悄悄地长，没有过人的芳香，也没有招人的张扬，只会用尽全力让生命发出自身的光彩，并传承着开花结果的生命乐章。经过一个夏天的茂盛生长，酸枣树上小小的球形果在深秋季节成熟了。在秋天干燥凉爽的气候里，即使叶子全部被秋风扫落，小果子也始终不离枝头，如一颗颗发光的小灯泡，在人们的视野里迎风招展。这时正是采摘的好时机，摘一个放进嘴里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味道好极了。有时候，庄稼人在地里干农活，累了渴了，就会随手在地边的坡上采下一把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地把表层的皮肉咀嚼一番，立刻就会满嘴生津，酸得直流水。

据说，野酸枣的能效有不少，可以益肝气、坚筋骨，令人体健，轻身延年。酸枣核内的枣仁，是一味传统中药材，含有较多的脂肪和蛋白质，具有镇静安神等功能。不过，在乡下人眼里，这种野酸枣还真不是稀罕东西，谈不上有什么营养价值。只不过，是一种乡间极其普通的野果子罢了。

其实，人类自认为是最高明的智能动物，殊不知认识大自然的能力真的有限。一棵不起眼的酸枣树，别看它平朴得如泥土般广泛，其实万物相生相伴，自有它的存在价值，只不过慧眼识真的人太少了而已。正所谓：万物生长无愧天地，百家褒贬自有春秋。

哦，野酸枣，小不点儿般的精灵。



□ 散文

说起梅花

苏菲(美国)

我出生的那一天，家门前的梅花初绽，据说是朱砂梅，很美，家人就给我取名“梅”字。父亲自小教我古诗，关于梅花的诗很多，到现在还能一口气背出很多，如：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与桃李混芳尘”、“不受尘埃半点侵，竹篱茅舍自甘心”。我最喜欢曹雪芹的“冻脸有痕皆是血，酸心无恨亦成灰，误吞丹药移真骨，偷下瑶池脱旧胎”。关于梅，人们谈论太多，种梅，赏梅，写梅，画梅，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。虽知道这名字极美，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名字时，又觉得难以启齿，太俗了，取这个名字的人太多，声音听起来也闷声闷气的，对这个名字的尴尬，一直不能释怀，到美国后就马上给自己取了一个雅致的英文名字，以为总可以脱俗了，不料一些好事的西方人非要知道我的中文名字。

记得第一个墨西哥人问我名字，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是梅，他又问“梅”是什么意思，我说是一种花，那人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问什么花。我突然张口结舌起来，记得梅花翻译成英语是plum，就是李子，迟疑了一下，就说plum。那人噢了一声，就不再问了，显然他对这个答案很失望。

第二次一个美国人问起梅花，我接受上次的教训，不再说李子花，就启发他说，是一种花，中国最美的花，你猜猜看。那人就说，“是玫瑰花”。我有点失望，就进一步启发说，这种花，很美，在冬天开放，中国人最喜欢，经常把它们画成国挂墙上，写进诗里。那人想了想说：“是牡丹吧，牡丹又大又美，我看很多中国人的家里挂着牡丹花。而且牡丹是我唯一认识的中国花。”

我一听又没有希望了，也难怪，很少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，何况一种花草。

我说梅花是被中国人挂在墙上，捧在手上，供在心里的，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。他似乎被我感动了，突然对梅来了兴趣。

这胖胖的老美认真起来，有一天他突然跑来兴冲冲地告诉我，苏菲，我找到了梅，结一种酸酸的果子，是可以做色拉醋的，很好吃。我讶然了，是的，有些梅花是可以结果子的。大多花草有艳花者无果实，有美实者无艳花，难得梅花两者兼具，梅的个不正是果实，这老美只知道吃。

第三个问的是意大利人，是搞音乐的，我想这人是有艺术感受力的，反正他没见过梅花，就信口开河起来。我说梅花是中国最美的花，有几千年的栽培史。梅花是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，梅花的凌寒飘香，不屈不挠，自强不息，铁骨冰心。中国人倾心于梅的很多，清朝曾有一位叫陈介眉的官人，听说孤山的梅花开了，立即丢官弃印从京城千里迢迢骑马狂奔至杭州，“何物关心归思急，孤山开遍早梅花”。还有一个叫林和靖的，有一天独自欣赏梅花时，一下子被梅花的神姿吸引了，从此人孤山种梅花，一辈子没有下山，以梅花为妻子。那人睁大了眼睛问：“真的吗？”“真的”，我说，他有一首写梅花的诗，在所有写梅花的诗中独占鳌头，无人能比。“众芳摇落独喧艳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我脱口而出。如果你读了这首诗，看了这梅，你一定能作出美的乐曲，中国有名曲《梅花三弄》，你可以写出“梅花四弄”。

从此，那人每次见我，必问梅消息，一天被逼无奈，就从网上找出梅花的照片与绘画作品，其中有一幅《墨梅》。那人端详半天，说，很像桃花吗，枯瘦的桃花，还有黑色的，很稀有的颜色。我不再想解释那是墨梅，也不想再说梅花的美就在于疏、瘦、清、斜。

显然这位艺术家也误解了梅花。我怎么告诉他在万木萧瑟，大雪压境的冬天，忽然看到一树梅花迎雪吐艳时，那种惊心动魄。怎么才能告诉他，千年老梅，铁枝铜干，如枯若死，一夜风雪后，突然琼枝吐艳，那种绝处逢生的沧桑感。怎样才能告诉他，当你为情所困，辗转反侧时，突然一股梅香袭来，幽幽而来，又悄然而去，那种神魂颠倒。梅花的美是摄人魂魄的，如果赏梅在淡云，晓日，薄寒，细雨，或小桥，清溪，明窗，疏篱，再加上诗酒横琴，林间吹笛，这时候你很难再做凡人，梅花是人间尤物，人间与仙境的使者。

有一次和一个日本人闲聊，不知怎么就谈到樱花，他异常兴奋，竟说得泪花点点。我也不由自主又谈起梅花，他说他的，我说我的，他说的我不太懂，我相信我说的他也不懂，有一点是相通的，对一种花的深入灵魂的热爱。

梅花，几千年的书香缭绕得骨清魂香，几千年的诗心陶冶得如此美丽。在中国人的心里千回百转的梅魂，作为民族精神今天又一次在世界的西方高高扬起。

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成立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切实加强文学评论工作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日前在京成立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任会长。

研究会是由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专业研究人员、高校教师以及作家和批评家组成的专业学术团体，将围绕文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现象、新趋势，针对文学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科研攻关，

联系海外从事文学批评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学者，并从事文学批评相关学术咨询和普及工作。研究会将创办《中国文学批评》杂志。

当天，《人民日报》“文学观察”专栏作者座谈会同时举行。今年以来，《人民日报》文艺评论版开设了“文学观察”栏目，由中国社科院组织文学界专家学者，针对文学创作领域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，以对话形式进行辨析、探讨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。

莫言小说《苍蝇·门牙》手稿捐赠现代文学馆

莫言小说《苍蝇·门牙》手稿捐赠仪式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。《苍蝇·门牙》是莫言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，最初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，其手稿后被收藏家赵庆伟收藏，北京歌德拍卖公司本拟今年春季拍卖会公开拍卖此手稿，其私洽价格已达400万人民币。后在莫言的争取下，经多方友好协商，赵庆

伟同意将手稿无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，歌德公司撤拍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分别向莫言、赵庆伟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、歌德拍卖公司颁发了收藏证书和感谢状，他指出，手稿是作家精神和生命的活化石，文学馆将做好手稿的研究、展示、保管工作。

鲁院丛书《恰同学芳华》推出

在鲁迅文学院第二期学员进院十周年之际，近日由敦煌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鲁院丛书，共41本，收入鲁院二期学员创作的小说散文31本集子外，还涵盖了其

他班级10本，另有一本单本合集，丛书由王童主编，作者有在文坛引人瞩目的郭文斌、董立勃、徐皓峰等人，这是鲁迅文学院学员创作风貌的一次集体展示。

□ 散文

野酸枣

于保月

进入秋季，瓜果上市了，水果摊上的花样，有时候都叫不出名来。看着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水果，有时候，特别惦念着家乡野生的酸枣儿。

北方的老家，山多坡密，高大的树种不多，而密密麻麻长满山坡的野酸枣，却成了乡下人随手可摘的生津解渴的野果子。你看吧，那些山前山后的田埂上，或陡或秃的山坡中，曲里拐弯的山路旁，纵横交错的沟渠边，到处是野酸枣的身影。这些纯野生的酸枣树，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力，它浑身生长着尖尖的刺，这种刺质地坚硬且尖长，在茂密的枝条间如铁丝网一般，让人或者动物难靠其身。也正因有这样的特点，乡下人图省事，有时干脆把酸枣枝刨下来，放在自家的篱园边、院墙外，成了天然的篱笆墙。

酸枣树生命力极强，新枝枝两年时间就能长成大片，老树枝弯弯曲曲却老也长不高，长不粗，因此在实用的乡下人眼里，这种树一直也成不了材。偶尔在村里有些村民的院里，会生长着一棵老辈人栽种的酸枣树，论树龄足有几十年或上百岁了，可树身却依然只有大人的胳膊般粗细。

野酸枣不同于其他水果，它在春天里发芽吐蕊，夏天里长出一串串幼小如绿豆般的小果实，一直到秋天，才会长成如花生豆般的小果子。这种小果子在皮色发青的时候，是不能吃的，不仅酸涩苦口，而且皮薄肉少，除了小孩子们拿它打打牙祭，大人们是不屑一顾的。直到秋天有霜的时候，这种小酸枣才会慢慢地由青变红，变红的皮下的果肉才会有酸甜的味道，这时候吃一颗酸甜解渴，在大人和孩子眼里，才会真正成为可食用的野果。

野酸枣不仅耐贫瘠，耐干旱，根系发达，从不与地里的庄稼争夺养分和水分，而且它的家族庞大，生命力旺盛，无论是否有人烟之地，也无论平地陡坡，或是悬崖峭壁，只要能立身，就会见到酸枣树那顽强的身姿。有时候，人们因为它浑身有刺，走路时怕挂破衣裳，妨